

邪魔恨

卧龙生 著



邪魔恨

上

卧龙生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六·石家庄

内容提要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灾祸从天而降,少年遇灭门之灾,自身又遭毁容,茫茫江湖之间不知何处……

与此同时,江湖稍有成就之士接连遭灭门,血流成河,予头纷纷偕白少年,少年为报血海深仇,独身闯荡江湖……

目 录

第一章	惨案总在雷电夜.....	(1)
第二章	岩洞里福祸难卜	(33)
第三章	追踪探秘入禁区	(67)
第四章	可恶秃贼掳掠淫.....	(101)
第五章	洱海寻故水上飘.....	(133)
第六章	不打不识话太虚.....	(163)
第七章	走访名师人上人.....	(200)
第八章	以音制人群雄痴.....	(199)
第九章	为察真象设巧计.....	(268)
第十章	夜探九幽访淫窟.....	(291)
第十一章	救出苍梧结金兰.....	(323)
第十二章	岩洞嬉戏失芳踪.....	(353)
第十三章	令狐老怪出怪招.....	(400)
第十四章	铁卜神医真华佗.....	(430)
第十五章	伴妻小扎诉原由.....	(463)

第十六章	太虚为何逐门徒.....	(494)
第十七章	且听阎王吐实情.....	(527)
第十八章	正邪大会离别沟.....	(559)

第一章 惨案总在雷电夜

夜好深：风好大；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雷电夜。

在一座万山环抱的“失落谷”中。

在一条波涛汹涌的深涧中，怎么漂浮着一个，两个……大约十数个黑色物体，敢情是被山洪淹死的野兽不成？

蓦然——又是一条银蛇驰过，只见那浑黄的水里，又有一批较前犹多的黑东西，随波逐流而来。

就这样的漂过了七八起，大约不下百余之多！

在最后一批漂过不久，忽然由深谷上流出了两条人影，疾如流矢踏水面而驰。

两人手里各拿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追赶着那些漂流而去的黑色物体。

他们每遇到一个，必以迅捷的手法戮上一剑，单从这用剑动作与涉水轻功上来看，这两人已堪称当世武林中顶尖儿高手。

两名黑衣仗剑人甫由水面驰过，深谷右边的山峰上，蓦地响起一阵得意的狂笑；在寸夜中那笑声益显凄厉而恐怖，宛若巫峡猿啼，冲阳鹤唳，尾音却拖得长而尖锐，好像是发自个女人的音喉。

若以仔细分析，那经久甫绝的一阵笑声里，前半截极为得意，后半截却又甚悲怆，这种既喜又悲的复杂情感所产生

的狂笑，怎不难闻至极！

笑声消失后，水面上又载沉载浮地飘来一个黑点，那黑点却未顺流而下，在怒腾的水流中打了几个旋转，向山谷的另一边缓缓浮动。

经过了一段不算短的挣扎，那黑点终于攀附住山腰上的蔓生葛藤，完全露出水面，竟是一个青衣彪形中年大汉！

出水中年大汉，背上负着十五六岁的男孩，艰难地攀登上一块突岩，然后把身上背负的孩子放下，抹去脸上雨水，看看那孩子浑身刀痕，满脸创伤，血肉模糊，已成奄奄一息，而他自己也在胸前和腿部，各有一处三寸之长的刀伤，鲜血混合着雨水流个不停！

那中年大汉，似乎忘记了自身的创痛，略事休息，便又抱起垂死的孩子，冒着狂风暴雨，攀藤附荆，沿山腰往上蹒跚地爬去……

风，依然未停。

雨，愈下愈大！

风寸雷电中，蓦然一声龙吟般的长啸，万山响应；虽是雷雨大作，却掩不住这啸声的高昂和清越。

随此啸声，一条黑衣人影，如流星殒石，从千仞高峰上向谷中破空泻落，刚着水面，双足微点，竟似脱弦之矢，逆流而上。

黑衣人的轻功造诣，较适才两名黑衣仗剑人，似是又胜过数筹。

在这群山合抱的深谷尽头，是片较高的平地，建筑着一所巨大宅第，飞檐回廊，房舍栉比，气派颇为雄伟。

此际，巨宅里一座在房内，聚集了二十多个武林人物，男

女老少不等，僧道尼谷俱全，而每个人的面容上均流露着无比凝重与肃穆。

他们的衣衫尽湿，看情形必是冒雨而来。

大厅里摆着十几桌酒席，但已杯盘狼藉，乱七八糟，酒坛倒溢，尸横遍地，血腥酒味，空气沉浊，扑鼻欲呕！

房前院中，也是横七八竖，倒着一具一具的尸首，血与水交融着，有些尸首被那骤急的雨水飘起，冲走！

“阿弥陀佛！”忽然一声佛号低喧，打破了厅内悲怆肃静的气氛。

但见一位手持禅杖，衣穿灰色袈裟的中年僧侣，向厅内众人环扫一眼，语音悲怆而低沉的道：

“我们既已来迟一步，留此何用？”当先举步向厅外走来。

“哈哈……”突的一阵充满了悲怆忿怒的长笑，来自半空，震人耳膜嗡嗡作响！

笑声甫停，大门前落下一位黑衣，方面，白髻老人，冷电似的神光向众人睥睨了一眼，衣袖微拂，挥出股强猛绝伦的劲风，竟将正自往外行走的中年和尚，硬生生撞退回去。

在场众人一见黑衣老人的突然出现，无不脸色大变，当场骇住！

黑衣老人出手迫回走至门槛的灰衣和尚，咆哮声道：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日你们一个也休想走掉！”

话落，刷地由袖管撤出柄尺长短剑，人影一闪已进入厅中。

紧接着惨嚎响起，血光喷射，咻咻咻！一颗颗光秃秃的人头滚落，几名首当其冲的三宝弟子应声栽倒！

又是数声闷哼，三五个玄清门下跟着躺在血泊中！

在场的这些武林人物，似乎被黑衣老人早已震慑住，竟然愣怔的忘记了出手抵抗或逃走。

这时，也许被那声声惨叫和闷哼，把他们惊醒，在剑及履及，唇亡齿寒的颤栗下，才群吼一声，撤出兵刃，齐向黑衣老人攻上。

黑衣老人似是根本就没把他们的反抗放在眼中，冷然一哼，右剑左掌齐出，动作如风似电，竟将所余十几人尽罩剑光掌影之下。

于是——兵刃交击之声，死者最后的凄厉惨叫，在狂风暴雨下的山谷巨宅中，进行了一盏热茶的时间，便趋于沉寂，最后只有风雨交响，雷电并驰，仿佛在演奏首追悼死亡者的悲怆哀乐……



风息雨散，阳光普照，大地又恢复了片晴朗。

然而，在那狂风暴雨，恐怖黑暗之夜，却发生了一件震惊武林的惨案……

滇省的一位名震遐迩的江湖大侠，满门家小百余人的尸首，在澜沧江上游，被两岸居民从水里捞出来。

起先，人们对这些飘来的尸体，还以为是山洪爆发所淹死的居民，但细一检查，每具尸体上都有一处致命刀伤。

这件事情惊动了附近一位江湖人物，跑去一瞧，从那些尸体的衣饰上，识出乃是大雪山“失落谷”“寒梅堡”中的人。

“寒梅堡”的堡主，便是五年前忽然宣布退隐的“一翦神鞭”欧阳寒。此人性如烈火，豪气干云，以一翦神鞭，打遍南北一十三省，黑白两道中人，无不敬畏有加。

可是这位江湖大侠，却于名扬四海，如日中天之际，封刀林泉。他原籍昆明，但退隐的居所，却选择在群山丛中一座豺狼横行，人迹罕绝的恶谷，鸠工营庄，半年而成。

“一翦神鞭”欧阳寒定居此恶谷之后，便命名为“失落谷”，庄名“寒梅堡”，而且在堡门内的映壁墙上，硬是镶嵌着一柄宝剑，剑身镶有一翦寒梅。

仅是“失落谷”与“寒梅堡”两个名字连贯起来，已经给人们一种萧瑟和孤傲的恶劣印象，一进堡门，再看见这孤芳自赏的标帜，怎不令人对此一代退隐侠士之用心，颇感如雾似谜，大费猜解？

就在“一翦神鞭”欧阳寒家人遭戮的惨案，传出江湖的同时，中原武林各大门派，也宣布了惨死于“寒梅堡”的门下高手弟子姓名，合计起来，共有二十七人之多！

于是——“失落谷”，“寒梅堡”之名，不胫而走，竟成了个既恐怖，又神秘，而且令人伤感的处所！

于是——自从“灵岩隐士”于九华山白云峰，所主持的天下武林镖之后，平静了五年之久的江湖局势，一时又风起云骤，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由于澜沧江上的浮尸之中，惟独缺少了“一翦神鞭”欧阳寒，以及其年方十五岁的独生爱子欧阳秋，因此，这宗骇人听闻的惨案，更透着无边的扑朔迷离与复杂性。

中原各大门派纷纷出动，到处搜索追寻欧阳寒父子踪影，冀以从他们两人身上查出这件牵连极广的命案真相。

更有些黑白道上的武林豪士，抱着一种好奇的心理，不辞跋涉万里，纷纷赶往大雪山，探查“失落谷”，“寒梅堡”的究竟。

可是不久之后的事实证明，凡是进入“失落谷”的江湖人物，没有一个能够生还，至于是否有人曾进过“寒梅堡”，那就更是一个揭不穿的大谜！

江湖上虽然谈论纷纷，但事不关己，谁不愿意去冒生命之险呢？

从此，大雪山的“失落谷”，成了处令人裹足不前，“谈虎色变”之地！

然而故事到此并未结束，相反的，却在各大门派追索凶手之下，波谲云诡的推展开来……



澜沧江的流水，轻拍着两岸岩石，呜咽作响，像个满腹委曲，无限幽怨的弃妇，在低低的啜泣……

江边伫立着个衣衫破碎，浑身泥污的青衣少年，看模样也不过是十五六岁，遥望着那滚滚逝去的江水，眼泪汪汪的发出梦呓般的叹息：

“爹！你……死得好惨！你为救秋儿的性命，耗尽本身真元……爹，你瞑目安息吧！秋儿一定为你和死去的家人报仇！”

他呢喃至此，紧捏双拳，重重的交互一击，两行热泪禁不住簌簌下落！

泪水流满了两腮，只见他咬牙切齿，浑身发着痛楚的颤抖！

痛，使这个隐于歇斯底里状态的大孩子，想起了脸上的伤痕，也恢复了数日前的记忆——

那是个暴风雨的夜里，正是他爹四十五岁寿庆的前夕，大厅内筵开十几桌，欢宴家人庄丁，兴高采烈之际，忽然一个

个如中疯魔似的相继倒下。

当时他爹那宝塔般的魁伟身躯，晃了几晃之后，赶紧从身边掏出颗药丸吞下。

这情形，他还以为是喝醉了酒，正暗自庆幸自己滴酒未沾，哪知就在这时，厅外猛地扑进了两个青衣仗剑人，一个扑向他爹，一个朝他挥剑刺来！

他虽然自幼即跟爹练武学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怎奈来人的武功太强，还没有看清人家面目，便在一阵剧烈痛楚之下，昏死过去。

当他醒来时，发现躺在一所干燥的岩洞里，而对他呵护得无微不至的爹，却盘坐于他的身旁，周身僵硬冰冷，双手按地，已不知死去几时了。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然而他爹双目怒睁，状至可怖的尸体，却又使他不能不信！

他扶尸痛哭得死去活来，不知过了多久时间，始从模模糊糊中追忆出一些端倪。

在他爹右手按着的石地上，发现“我儿复仇”四字；从那四字的痕迹上看，是他爹在死前以仅有的指力所刻成。

除此以外，爹对他未留半句遗言，他所承受于爹的实质物体，则是由爹的遗骸上解下的支蛟筋软鞭，这是他爹生前的趁手兵刃，他想留作纪念，并以此复仇。

后来，在那岩洞里陪伴爹的遗骸三天，便连石块将洞口封闭，因为他的伤势已无大碍，于是慢慢的走下山来，到此澜沧江边。

如今，这个小孩子已是个举目无亲，有家归不得的孤雏，茫茫人世，何处栖身？

“我儿复仇”，他仿佛听到爹的喊声，然而向谁复仇，却又茫无所知？

眼泪正如澜沧江中的水，滚滚的流个不停，浸湿了他脸上的伤痕，痛苦无比。但是他的心比伤痕更痛啊！

倏然间，他似是若有所悟，掉转身去，在一片青石上寻到弥澄澈的积水，低头望去——

啊！水里呈现出张陌生而丑怪的脸，横一道，竖一道，三道长而深的伤痕，虽然肌肉渐已生合，但却将永远变做个奇丑无比的人！

也许泪已流尽，将悲哀化作复仇的怒火，他怔忡的望着水中的面孔，自言自语道：

“这样也好，从此以后，没人认得我是谁，哈哈！我要报仇，报仇……”

“嘿嘿嘿！”

突来的三声嘿声，把个复仇怒火燃烧中的大孩子倏地惊醒，回头看时，只见一位缤纷痛鸩面七十多岁的老婆婆，和一位十四五岁的美貌小姑娘，已掩近身前三丈之远。

老婆婆手持一支龙头拐杖，小姑娘拿着柄三尺青锋，对他怒目而视，来意非善。

但他一眼便已识出，老婆婆乃是爹的生前好友——平江派掌门人蓝心龙——的岳母，江湖中闻名心惊的“幻面千佛”梅迎霜，小姑娘则是蓝心龙的最小掌珠蓝采蝶，也是他随去平江派作客时，陪着他玩的青梅竹马朋友。

他不知怎的，此刻相遇，却仇眼而视，怔愕中方待向前。

“欧秋秋，你剥下皮来，老身也认得你是欧阳寒的孽子！欧阳秋我问你你那狼心狗肺的爹呢？”

欧阳秋脑海中的爹，是位外貌威严，内心慈善的好人，如今被“幻面千佛”破口大骂，因此，原想把不幸经过直言相告，倏而改变初衷，摇头笑道：

“我不知道！”

“小孽畜，不给你些苦头吃，谅你也绝不肯直说——”

话落身动，呼地一拐，向欧阳秋斜肩砸下，来势威猛无偏！

欧阳秋暗自凜然中闪身后退，幸亏早已有备，不然还真躲不过梅迎霜这闪电似的猝然一击！

他在梅迎霜如影随形的第二招还未递到之时，沉声喝道：

“欧阳秋与你何仇何恨，见面开口就骂，出手就打，不觉得以老欺小吗？”

梅迎霜冷哼一声，气冲斗牛的厉叱道：

“欧阳寒杀了老身的女儿女婿，小畜牲你还说何仇何恨，非但骂你打你，我还要活捉你叫采蝶替他父母报仇！”

说此，哪容欧阳秋分辩，呼的一拐“横扫千军”，又拦腰打来！

“幻面千佛”这一招已用上了五成功力，把个欧阳秋迫得连翻带滚，狼狈不堪，好歹未曾扫中。她一见这孩子已躲过两招，不由更气，怒叱声中，仗以成名的“蛟龙三点”拐法，已然施展。

只见她一支龙头拐杖，宛若怪蟒出洞，抖动得闪闪不定，把欧阳秋浑身三十六处要穴，全都罩入那龙头青影之下！

要知她这“蛟龙三点”拐法，点的是“天，地，人”，也就是对手的中，中，下三盘，出手拐势，闪烁不定，使人眼花缭乱，不知如何招架是好，致以克敌奏功。

欧阳秋一见梅迎霜已施展煞手，心惊胆颤中，逃命要紧，连忙用上家传保命身法“回风三旋”中的一式“风回浪旋”，身形旋动，激气成流，把对方拐势略为迫阻，滴溜溜脱出丈远，反身怒道：

“我爹是个好人，又和蓝伯父是世交，怎会杀死他们夫妇，我不相信，老婆婆你可不要含血喷人，以老欺小！”

梅迎霜眼见就要收拾了仇人之子，哪知却被他在眨眼之间，脱逃出去，又受其教训，自己乃是何等人物，顿时气得三尸神暴跳如雷，哇哇叫道：

“孽畜，老身今日叫你死也瞑目，看看这是什么？”随手掷出一物。

欧阳秋凝目看时，落在地上的赫然竟是一柄三寸来长的金色小剑，贯穿着一翦寒梅的剑身，和自己堡门映壁上的一模一样，只不过缩小几倍而已。

他年纪虽幼，但生性聪明，一见这寒梅宝剑，豁然大悟，情知那必是在蓝心龙夫妇被杀后，钶手所留下的标志。

“嘿，嘿，孽畜还有什么话说，除你爹外还有谁用这标志？”梅迎霜说此话时，已自默运功力，准备趁其不意，一举成擒。

“姥姥，快把他捉住吧！”蓝采蝶走近外婆的身旁，仰起稚嫩的小脸，目蕴泪光，说道：

“蝶儿要亲手挖出他和他爹的心肝，祭奠于蝶儿爹娘灵前。”

欧阳秋做梦也想不到这位曾经喊他秋哥哥的蓝小妹，如今反目成仇之下，竟说出这番狠心话来！

他虽然相信爹不是杀人凶手，但也料知此刻向她们怎样解释都是枉然；因此微作沉付，道：

“梅老婆，蓝小妹，我要走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爹绝未杀人——”话出，返身就向一座幽深的峡谷中飞奔。

“畜牲！说得倒很轻松，看你哪里逃？”

梅迎霜怒骂出声，带着蓝采蝶紧追不舍。

欧阳秋知道这次如果再被梅老婆子追上，必定没命，所以头也不敢回一回，一股劲的身前狂奔，好在他已练就轻功基础，又是情急之下，一时倒不致被她们追上。

以梅迎霜的功力说来，要追捉这个欧阳秋本是轻而易举的事，无奈这老婆子是死心眼的人，惟恐把功力不及的外孙女撤下，发生意外，就这样才被欧阳秋脱出了十丈之远。

欧阳秋眼看这座山谷林木葱郁，乱石嵯峨，愈进愈狭，正是处藉以藏身逃脱之所，于是像只惊弓狡兔一般，连蹦带跳的钻了进去。

这样一来，立即摆脱梅迎霜与蓝采蝶的追踪视线，他又跑了一阵，钻进堆丛树中，掩住身体，略事喘息，侧耳倾听之下，毫无动静，便又钻将出来，披荆拔草向峡谷深处走去。

时下正是六月的炎热天气，日快晌竿，峡谷内树高草深，虽甚阴湿，但两面高山陡峭，微风不动。

欧阳秋连日以来，也不过是渴饮泉水，饥食野果，聊以充肠，此刻，在梅迎霜与蓝采蝶的追索下，奔逃了半天，实在也疲累不堪，无力再支持下去。

但是他也知道，如不趁此机会逃出峡谷，总要被“幻面干佛”梅迎霜捉住，那时自己死了侧无足为惜，可是爹和家人的血海冤仇，岂不永难昭雪？

想到这种，他又鼓起精神，忍受着饥渴之苦，拼命的向前蹒跚奔跑起来。

峡谷虽然愈来愈窄，两边的陡壁仰脸难见顶巅，日光照射不进，渐渐阴暗起来，但却一眼望不见尽头。

欧阳秋虽然知道此刻仍然是在大雪山中，但却不知此峡谷何名？峡谷尽头有无出路？倘若是座死谷，两边陡壁如此之同，梅迎霜由后面追踪进来，那可真是“冤家路窄”，想再要逃走，比登天还难啦！

死，他并不怕；他所怕的是他死了无人替他爹复仇，而在他此刻的感觉上，他的生命无异是爹不惜牺牲自己给他保留下来的呢！因此，他要活，而且要坚强的活下去。

常言道得好‘天无绝人之路’，“桥到船头自然直”，欧阳秋虽然年方十五，还是孩子，但却装了满脑子的古语俗谚。

在料想中，梅迎霜与蓝采蝶已经从后面追来，欧阳秋要活下去，那就只有向前，向前，不顾一切的向前！

“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给予这个仇海孤雏莫大的安慰与鼓励。

他跑得汗流浹背，两脚打泡，气喘如牛！

终于——欧阳秋达到了目的，跑到峡谷尽头。

然而，当他翘首上望，俯视脚下时，他呆了！几乎瘫痪的倒下！

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条绝路；三面光滑而高不可攀的陡壁，陡壁下是一座深不可测的黑水之潭！

前进已是不成，后退有路而不能走，欧阳秋仰脸叹道：

“天绝我也！”一阵心酸，泪如涌泉！

“畜牲，还想逃吗？”

欧阳秋凜然吃惊下，回头看时，可不正是“幻面千佛”梅迎霜带着蓝采蝶已追蹑而至！